

經典札記

生命的活水

王端正 著



生命 的 活水

經典札記

王端正著

生命的活水：經典札記 / 王端正著. --初版. --

臺北市：經典雜誌，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2011.1

320面；15*21公分

ISBN：978-986-6292-06-4（平裝）

855

99025899

生命的活水：經典札記

作者／王端正

發行人／王端正

總編輯／王志宏

責任編輯／朱致賢

美術指導／邱金俊

美術編輯／黃昭寧

黃芷琳、林意樺（實習）

校對／何瑞昭（志工）

李奕澄、楊濟鴻（實習）

出版者／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2號

電話／02-28989991

劃撥帳號／19924552

戶名／經典雜誌

製版印刷／禹利電子分色有限公司

經銷商／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29178022

出版日期／2011年1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34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986-6292-06-4（平裝）

Printed in Taiwan

水淺不是泊船處

王端正

禪師說：「言語道斷。」儒者說：「文以載道。」

禪師說：「道非言說，擬向即乖。」孔子說：「辭，達而已矣。」

禪師說：「至理無言。」孟子說：「余豈好辯者哉，余不得已也。」

有人說：人類文明的開端起自於語言；也有人說：人類紛爭的起點，語言肇其端。

語言文字是一把殺人劍，活人刀，既可殺人，又可活人；既可成事，又可敗事，所以古人有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既然語言文字是必要之善，也是必要之惡，但是善？是惡？取決於人，而非取決於語言文字，誠如趙州從諗禪師所說的：「正人說邪法，邪

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

《論語》陽貨篇中有這麼一段話：

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這是孔子與子貢師徒之間的一段對話，一問一答間像極了禪宗公案，語帶玄機。當孔子說：「我再也不想說什麼了。」子貢誠惶誠恐地說：「老師不說，學生怎能有所遵循，有所傳述呢？」孔子立即反問說：「老天有說什麼嗎？四季還不是適時運行，百物還不是適時生長，老天有說什麼嗎？」

這就是禪宗所說的「至理無言」吧！至高無上的真理是不需要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但話說回來，不用語言文字表達，我們又怎麼知道什麼是至高無上的真理？真理或真相既然難以用語言文字表達，但許多情況下又不能不用語言文字表達，所以禪宗才會有「以手指月」之喻，認為語言文

字是「以手指月」的手，要我們順著手指的方向，去看見月亮，目的在月不在手；也像渡河的筏，渡了河，筏就應放下，不能執著於手，也不能固守著筏。語言文字只是一種用來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與手段，如果誤認工具為目的，誤認手段為終極，那就永遠到不了終極目的。

孔子說：「辭，達而已矣。」可是，要把心中的意思清楚表達談何容易？不說語言文字本身的局限性，光說人為故意設下的語文陷阱，就足以讓人眼花撩亂，真假莫辨，惑人心識，因此孔子才會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聽塗說，以訛傳訛，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

在傳播事業不發達的古代，書籍取得不易，所以古人對於書簡的閱讀與傳習，態度之認真與機會之珍惜，和今日相較，不可同日而語。

宋朝大文學家蘇軾在《李君山房記》一文中說：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于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于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貴》、《五

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

可見古代書簡傳習不易，能有幸得而觀之，自然相當珍惜。即使到了宋朝，蘇東坡談及老人回憶年輕求學之艱辛說：「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但到了「作者益眾，而書益多」時，學者就「益以苟簡」了。也就是說：書籍越來越多，得之越來越容易了，人們的學習態度就越來越不認真了。因此蘇軾希望大家應該知道「昔之君子見書之難」，進而體認「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有書不讀，固然可惜，有好書不讀，更為可惜。古代的人常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是科舉體制下用來激勵年輕人寒窗苦讀，考取功名，揚名立萬，光耀門楣的手段。

事實上，讀書不在為了博取功名，也不僅止於怡情養性，讀書的最大目的，應該是古人所說的「讀書是為明理」。

比起古人來，現代的人確實幸運多了。古人求一書而不可得，現在則書店林立，而網路的無所不在，資訊種類的無所不有，古籍新書並陳，幾乎垂手可得，導致許多人在學習態度上「益以苟簡」，真不知道這是現代人的幸，還是不幸。

古人說「開卷有益」，又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開卷有益」，是鼓勵大家多讀書，「盡信書不如無書」，是提醒大家讀書應求甚解，應明辨書中的微言大義和是非曲直，對書中的立論與觀點，應究其源，剝其實，嚼其味，會其意，並加以鎔鑄貫通，以為己有，而後發於文詞，見於行事，成為生命中智慧的源頭活水。生命有了源頭活水，色彩就會燦爛繽紛；生命具足了深度與廣度，人生就會縱橫自在，隨遇而安。

《五燈會元》一書中曾記載趙州從諗禪師的一則公案：

師（從諗禪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

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

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

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這則公案要告訴我們的是「契理契機」的重要，只要契理契機，就能意會心傳，不能契理契機，再多的語言文字都難詮。

本書是作者在經典雜誌【經典札記】專欄裡的一些短文與序文，都是作者的所思所感。語言文字本來就像「鏡花水月」，依「現象學」來說，它就像夢幻泡影，緣起緣滅。但依「發生學」來說，又像浩瀚大海的濤濤大浪，前浪牽引著後浪，後浪又推動著前浪，只要契理契機，浪浪牽引，波波推移，緣起不滅，永無止息。但不管是「緣起緣滅」也好，「緣起不滅」也罷，能縱能奪，能開能闔，一切隨緣，任運自在，就是生命中的一泓活水細流，心靈上的小小泊船處吧！

目錄

自序

水淺不是泊船處

王端正

002

人文哲思

開啟幸福的基因

014

心寧則安

036

平常心與得失心

019

吃虧是福

041

萬物何貴何賤！

024

一本難唸的《道德經》

044

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

030

一個小男孩的禮物

049

自由心證與數字迷思	054	行動是最有力的語言	096
「名相」與「實相」	059	淑世需要更多的清流	101
當心語言的陷阱就在身邊	064	典範何價？	107
小事也能釀成禍端	069	坐看牽牛織女星	112
誰會和魔鬼訂誓約？	074	懷古	118
一切取決於我們的看法	080	閱讀	123
小草的故事	086	秋水外，夕陽邊	128
「吃水果，拜樹頭」	091	千古高眠話疑塚	133

「擊鼓催春」茶文化

139

大自然的震撼課

167

思維我們的生活方式

172

社會關懷

山木自寇？膏火自焚？

178

破除冷漠，釋放關懷

146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184

一則《莊子》寓言的啟示

151

「假大空」陰影籠罩

189

天災正在考驗人性

157

瘋子與政客

194

沒有過不去的災難

162

賢君之治國若何？

200

君子和而不同	205	毀滅・重生・愛	257
臨國蒞民，所患何也？	210	「治絲益棼」耶？「釜底抽薪」耶？	268
一條名江大河的莞爾與悲鳴	215	貧非貧，夢非夢	274
大海湧出的粒粒珍珠	221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看見台灣四百年的美善歷史	279
「大道」之行也，天下「唯功」？	227	站在一勞永逸的賑災高度上	284
崩解年代中的危機意識	234	弄潮兒應向濤頭立	292
貼近台灣溪河十二金釵	242	江山如畫，詩眼天涯 ——一本值得典藏的案頭書	301
茶香中的幸福與夢魘	247	收穫	311

生命 的 活水

經典札記

王端正著

水淺不是泊船處

王端正

禪師說：「言語道斷。」儒者說：「文以載道。」

禪師說：「道非言說，擬向即乖。」孔子說：「辭，達而已矣。」

禪師說：「至理無言。」孟子說：「余豈好辯者哉，余不得已也。」

有人說：人類文明的開端起自於語言；也有人說：人類紛爭的起點，語言肇其端。

語言文字是一把殺人劍，活人刀，既可殺人，又可活人；既可成事，又可敗事，所以古人有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既然語言文字是必要之善，也是必要之惡，但是善？是惡？取決於人，而非取決於語言文字，誠如趙州從諗禪師所說的：「正人說邪法，邪

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

《論語》陽貨篇中有這麼一段話：

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這是孔子與子貢師徒之間的一段對話，一問一答問像極了禪宗公案，語帶玄機。當孔子說：「我再也不想說什麼了。」子貢誠惶誠恐地說：「老師不說，學生怎能有所遵循，有所傳述呢？」孔子立即反問說：「老天有說什麼嗎？四季還不是適時運行，百物還不是適時生長，老天有說什麼嗎？」

這就是禪宗所說的「至理無言」吧！至高無上的真理是不需要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但話說回來，不用語言文字表達，我們又怎麼知道什麼是至高無上的真理？真理或真相既然難以用語言文字表達，但許多情況下又不能不用語言文字表達，所以禪宗才會有「以手指月」之喻，認為語言文

字是「以手指月」的手，要我們順著手指的方向，去看見月亮，目的在月不在手；也像渡河的筏，渡了河，筏就應放下，不能執著於手，也不能固守著筏。語言文字只是一種用來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與手段，如果誤認工具為目的，誤認手段為終極，那就永遠到不了終極目的。

孔子說：「辭，達而已矣。」可是，要把心中的意思清楚表達談何容易？不說語言文字本身的局限性，光說人為故意設下的語文陷阱，就足以讓人眼花撩亂，真假莫辨，惑人心識，因此孔子才會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聽塗說，以訛傳訛，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

在傳播事業不發達的古代，書籍取得不易，所以古人對於書簡的閱讀與傳習，態度之認真與機會之珍惜，和今日相較，不可同日而語。

宋朝大文學家蘇軾在《李君山房記》一文中說：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于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于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貴》、《五